新唐書

二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先登捕虜累功署昭武校尉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每戰必爲先鋒所嚮摧北馬靈詧爲節度出戰必與俱高仙芝之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禽其主平之授右威衞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爲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其子出犇因構諸胡共怨之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

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絶而大食乗勝諸胡敢于鬬我與將軍俱
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曰吾方收合
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葅醢即馳守白石路既
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
手梃鏖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虜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
右金吾大將軍留爲疏勒鎮使城一隅阤圮輒壞嗣業祝之有
白龍見因其處絶祠以祭城遂不壞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
出初討勃律也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蹴之抵穹磴識者以
爲至誠所感云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
起舞帝寵之賜綵百金皿五十物錢十萬曰爲解醒且安祿山反
肅宗追之詔至即引道與諸將割臂盟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
至鳳翔上謁帝喜曰今日卿至賢於數萬衆事之濟否固在卿輩
乃詔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犄角常爲先鋒以巨棓笞鬬賊值類崩
潰進四鎮伊西北庭行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

于香積祠北賊將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塡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嗣業戰多乃與張鎬魯炅來瑱嗣吳王祗李奐略定諸州兼衛尉卿封虢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爲諸軍冠中流矢卧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謚曰忠勇贈武威郡王給靈轝護還在所葬日使中人臨弔中朝臣祖泣塋給掃除十戶嗣業忠毅憂國不計居產有宛馬十疋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云子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所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于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奇勞累遷金吾衞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自二庭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衞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冘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鬬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帝引見慰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北庭行營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天大旱里巷爲土龍聚巫以禱璘曰旱由政不修即命撤之明日雨

是歲大穰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四鎮北庭如舊復以鄭潁二州隷之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俘級數萬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明年入朝求宰相以檢校左僕射知省事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贈司徒謚曰武璘少學術而武幹絕倫遭時屯棘以忠力奮在涇八年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爲用虜不敢犯爲中興銳將初涇軍之財帝諷李抱玉讓鄭潁璘因得裒積且前後賜賚無筭家富不貲治第京師侈甚其寢堂無慮費錢二十萬緡方璘在軍守者覆以油幔及喪歸都人爭入觀假稱故吏入趍弔者日數百德宗在東宮聞之不喜及即位乃禁第舍不得踰制詔毀璘中寢及宦人劉忠翼第璘家懼悉籍亭館入之官其後賜羣臣宴多在璘山池而子弟無行財亦尋盡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閑騎射少從軍其爲人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玄宗以其

戰河西有功為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恥與逆臣共宗有詔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為氏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陳鄭潁亳節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凶焰勃然鼓而行自謂無前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從光弼戰大敗因不能西差功第一封欒城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書武威郡王懇辭王爵徙涼國公進司徒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羣盜徧南山五谷間東距虢西抵岐椎剽不勝計詔太子賓客薛景仙為南山五谿谷防禦使引兵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抱玉盡得賊株柢蹊隧分兵守諸谷使牙將李崇客精騎四百自桃林虢川襲之賊帥高玉脫身走城固山南西道張獻誠禽以獻悉索支黨斬之不閱旬五谷平即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懇讓司徒故以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西隴右副元帥又讓僕射故還為兵

部尚書大曆二年來朝久之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屯盩
厔抱玉兼三節度三副元帥位望隆赫乃上言隴坻達扶文緜地
二千里虜孔道不一梁岷重則關輔輕願擇能臣帥西道當一面
臣得專事關隴帝多其讓許之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虜功而
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謚曰昭武從父弟抱眞
抱眞字太玄沈慮而斷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
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方兵精憂之召抱
眞問狀荅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
爲朝恩所殺今起而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
抱眞策遷殿中少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在
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兼澤潞節度副使徙懷州
仍爲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年抱眞策山東有變澤潞兵所走集
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伍彫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傜租給弓
矢令閑月得曹偶習射歲終大校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

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旣不稟于官而府庫實乃曰軍可用矣繕甲淬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久之爲澤潞節度行軍司馬會昭義節度李承昭病詔抱眞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眞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敗悅於雙岡斬其將楊朝光又破之臨洺遂解臨洺邢之圍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眞退保魏帝蒼卒狩奉天間問諸將皆哭各引麾下還屯於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眞獨以數州截然橫絶潰叛中離沮其姦爲羣盜所憚興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縣俔國公進義陽郡王朱滔悉幽薊兵與回紇圍貝州以應朱泚而希烈旣竊名號則欲臣制諸叛衆稍離天子下罪己詔並赦羣盜抱眞乃遣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使合從擊滔武俊許諾而內尤豫抱眞將自造其壁議軍事於司

馬盧玄卿曰吾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部勒以聽天子命惟子勵兵東向雪吾之恥亦唯子即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左右皆泣退臥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乃益恭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死矣食訖約為昆弟而別旦日合戰大破滔經城進檢校司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眞喜士聞世賢者必欲與之游雖小善皆卑辭厚幣數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自娛好方士謂不死可致有孫季長者為治丹且曰服此當僊去抱眞表署幕府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偶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夜夢駕鶴寤而刻寓鶴衣羽服習乘之後益惑厭勝因疾請降官七讓司空還為左僕射餌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季長曰

危得僊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卒年六十二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與其屬盧會昌元仲經謀會諸將仲經詭抱眞令曰吾疾不任事令緘典軍勉佐之副使李說及諸校俯首皆唯曰諾緘盛服出衆拜之悉發府庫勞軍會昌即為抱眞表署日令諸將署章請以節付緘天子已聞抱眞喪遣使者馳入軍詔以事屬大將王延貴緘詭言抱眞疾請詰朝見凡三日緘乃出見使者陳兵甚嚴使者曰朝廷已知公薨詔以兵屬延貴君速歸發喪緘愕然謂諸將曰詔不許若何衆不對乃遽以印鑰上監軍始發喪使者趣延貴視事護緘赴東都仲經逃諸外捕殺之會昌得不坐始緘遣將陳榮以書抵武俊假其財武俊怒曰吾與乃公善者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立誰許其子使不俟朝制邪囚榮而讓緘焉詔贈抱眞太保

路嗣恭字懿範京兆三原人始名劒客以世蔭為鄭尉席豫黜陟河朔表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考績為天下最玄宗以為

可嗣漢魯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關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永泰三年檢校刑部尚書知省事出爲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賈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當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效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瓦石候擊載諭市吏禁止乃得去魏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呂崇賁五嶺大擾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封冀國公嗣恭募勇敢士八千人以流人孟瑤敬冕爲才擢任之使瑤督大軍當其衝冕率輕兵由間道出不意遂斬晃及支黨萬餘築戶爲京觀俚洞魁宿爲惡者皆族夷之還爲檢校兵部尚書復知省事嗣恭起州縣吏以課治進至顯官及晃事株戮舶商没其財數百萬私有之代宗惡焉故賞不酬功德宗立陰賊宰相楊炎炎録前効更拜兵部尚書東都留守俄加懷鄭汝陝河陽三城

節度東都畿觀察使卒年七十一贈左僕射子應恕

應字從衆以蔭爲著作郎貞元初出爲虔州刺史詔嗣父封鑿贛石梗嶮以通舟道德宗時李泌爲相號得君帝嘗曰誰於卿有恩者朕能報之泌乃言曩爲元載所疾謫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嘗畏之會與其子應並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閟不言勉起見父臣常媿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服金紫累遷宣歙池觀察使封襄陽郡王李錡反應發鄉兵救湖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拔元和六年以疾授左散騎常侍卒謚曰靖

恕字體仁從嗣恭討哥舒晃授檢校工部員外郎得從便宜擢降將伊愼用之賊平恕功多嗣恭節度河陽也恕爲懷州刺史年纔三十楊炎用扞魏博爲時蚩詆累遷鄜坊宣歙觀察使坐事貶吉州刺史以右散騎常侍致仕卒贈洪州都督

二李馬路列傳第六十三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唐書一百三十九

宋祁奉敕撰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廕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算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藪為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為宜春太守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頗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鉛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

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甚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亡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爲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琯爲聖皇建遣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琯以進明爲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戶部侍郎李揖爲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琯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韋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悊皆降賊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

萬盈冊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遂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裒夷散復圖進取琯雅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未嘗更軍旅琯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琯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琯琯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琯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藉琯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琯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琯惶恐就第罷為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自謂當柄任為天子立功善琯者暴其言于朝琯方自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琯虛言浮誕內歉歉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琯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擾民居相脩護琯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為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琯有遠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為相遂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

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敏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姆為言乃具棺召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媢殺二侍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又與崔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琯孫啓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贄附王叔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略使陰許以荊南帥節啓至荊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內忿爭不果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邀重餉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紿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大僕少卿啓自陳獻使者南

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啓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
遺博易罷牀口等使
琯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皐表為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皐卒
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薦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
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陝虢觀察
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軍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
任調發又御史元稹亦言賊未殄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改宣歙觀察
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謂
闢曰向夢公為上相儀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為祥後闢發兵署牌首曰闢
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博士李虞仲曰始闢反為其用者皆
救死其頸可盡被惡名乎如式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
山召所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謚乃定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環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略少事吳兢
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
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己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
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丘曉趣救曉愎撓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表以范陽獻順鎬揣其偽密奏曰思明熟窮而服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結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略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荊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兵出上饒斬首二千級又破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制鎬遣別將盡禽其黨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為文玄宗開元十六年

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外坐詞辯注射坐人皆
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
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
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
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
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將愛常引
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曰
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
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
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
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
安禄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
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
輿輦衆指曰著黄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
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
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

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為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耶華人為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斃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

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強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爲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從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昏日敕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己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缺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吐

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来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
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
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
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
以便饟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仍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
吳少誠盗招之既入境泌敕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
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
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
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
若何爲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又兼試領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
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賓
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閤
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孫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
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
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

若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
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
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
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為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郜
國公主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
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
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
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為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
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佗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
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尒子則臣絕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
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
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
孫有也且郜國為其女妒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
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
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
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

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
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
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
邪李揆和蕃顔真卿使希烈皆杞書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
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
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
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王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
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
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泌建言
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
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
欲以二月名節自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謂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中和節因
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
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與
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
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

免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使禁工駢珠刺繡為乘輿服舉焚之以為禳禮德宗素不為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轀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從時何魁岡為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錄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摘其條以自訴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讙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權德輿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講論改大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為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至廬略財

貴爲患亡刺史不能負繁有機略悉知賊巢藪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爲擅與詔御史舒元輿按之元輿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䇿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邪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爲而然歟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房張李列傳第六十四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唐書一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中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忠遥領劒南節度引圓爲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劒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宇儲什具帝次河池圓跡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劒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爲製裴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還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戸五百乾元元年罷爲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

陽詔削階封尋召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爲懷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久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曆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爲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舍人知吏部選事選人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愠顏久之進侍郎積寬縱而吏下因緣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遥然歲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爲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禄山因閒言之帝爲御花萼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陽太守遥武當太守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

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醑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還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丞安禄山反竇廷芝弃陝郡不守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遏授陝郡太守陝虢防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户改侍中既而乞骸骨罷爲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閤不趨爲御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臥家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

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謚曰懿獻元載未顯時爲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謚文貞晉卿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爲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爲常侍奏曰常侍近密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寵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衆嘗自爲父碑文有鵲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櫝獨無傷大曆七年配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

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蔭再調渭南尉王鉷爲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歷監殿中侍御史冕少學術然明鋭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冕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僶俛皆引去獨冕爲斂葬由是寖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冕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冕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猒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涼貳以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日夜

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功臣等昧死請
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旣賤衆不爲
宜肅宗至鳳翔罷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
五百戶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
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冕表爲判官烜抵法坐
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馳
驅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貶逐加誣構海內寃之陛下宜還冕
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
又念其衰瘵且下己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
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都留守不踰
月卒有詔贈太尉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旣素
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
不能名其饌自製衣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旣衆吏白

俸簿月二千緡晁顧視喜見顏間世言其嗜貨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晁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晁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旣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從祀而晁乃不與有詔晁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世年旣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是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旣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

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悍正老而彌謹毋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稾跡數而莫知所言大曆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傃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紓爲同州刺史奏署判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紓奔奉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戶部員外郎德宗末方鎮之副多自選于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陝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戶內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

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還右散騎常侍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時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勳臣自宜任方鎮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戶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尉採訪使韋陟署爲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頹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經過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爲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

纕拜賜人譏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爲衞尉少卿楚賓子震爲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爲人求官諲奏爲藍田尉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隷其道初荆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恐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内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貲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怵於賞而財不足更爲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贓鉅萬得左道讖記幷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旣召見反譖

承鼎陷不辜詔諲按罪諲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州後泰芝終以贓徙死承鼎追原其誣諲為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橈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尹奏取材者數十人摠牙兵故威惠兩行諲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聞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諲苦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諲在朝不稱任職相及為荆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裒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為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謚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與鈇之恪甯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蕭

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溫彥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名而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銳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晃明彊嗜利不知大體諲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適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崔苗二裴呂列傳第六十五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唐書一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 奉

敕撰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嗜酒摴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毋擬官帝輒超拜後召見悞非是訪眞敬嗣巳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勇決任氣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爲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爲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乗輿巳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乗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官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僞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爲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廏馬二千出奔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落河

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爲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椎牛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彀滿狙其前命驍士合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噭俘一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邑帝還改禮部尚書鄴國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爲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崟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傅城下詭呼曰處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善戰衆倚以爲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袁知泰能元皓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嘉延反陷荆襄諸州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隴賊郭愔等掠州縣跱五保光遠至遣官喻降之旣而沈飲不親

事愔等陰約党項及奴剌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劒南會叚子璋反東川李奐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珽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之不勝奔壽州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儈贏衍請輸半以實京師會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數月爲下盜費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爲太原尹封南陽郡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千隱衆大懼而景山清

約子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廩粟紅腐者令民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諸將請贖不許其弟請代不許請納一馬贖景山乃許減死衆怒曰吾屬命纔一馬直乎景山護失叱遣之少將黄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雲京爲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謚曰彭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爲煩苛人便安之涖三歲還歸居二年增戶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曆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寛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別將臧玠判官達奚觀忿爭觀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觀瓘間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

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宮室少游大
爲殿宇幄帟皆象宮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擬窮水陸又有千
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宮殿不悅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
用是爲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
王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
附己改衞尉卿會率羣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
渠州長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
正員三品諸王駙馬朞以上親及壻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
曆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
太師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撿有足稱者
衞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
至員外諸衞將軍肅宗卽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
使出鎮陝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與
戰彊子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從四鎮北廷行營節

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史思明遣子朝義夜襲陝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陝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城陽郡王大曆初以母憂當代諷將吏留己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一年歸京師卒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寛之遠胄以勇票隸江淮都統李勉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帥汴表澄滑州刺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爲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內蠟丸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即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之賊急攻寧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乗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既失澄而崇暉復敗縣

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
將田懷珍納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士日爭
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子清馳赴先此河陽
李芃使偏將雍希顥攻鄭數殘劉液拒之及納清希顥大怒急攻
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顥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
太子賓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
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
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閟不發閱旬日欲自領事
其行軍司馬馬鉉不許克寧殺之墨經加卒嬰城將爲亂劉洽以
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道閉者半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
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柩至京猶賜克
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數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失其先世興卒伍以巧佞事宦者竇文場擢累
長武城使進拜夏綏銀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屯全義素懦貪

無紀律爲下靳狎詔未下軍中偏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蓺生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縋以逃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文誅亂首衆乃定全義得趣屯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豎監之遂敗于小溵德宗以文場素爲全義地因用爲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涚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禀監軍每議攻戰宦豎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旣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賈英秀等保溵水不能固又入屯陳州是時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溵水全義誘潞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宦人共掩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爲即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爲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恩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司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必

殺敵乃爲功邪還屯夏州中人即第宴賚然卒不見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盛族後從籍不常父虔好學由進士第歷御史秘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署爲督將貞元後藩臣缺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姦獪得士心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即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既得志寖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戡等屢以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未官從史即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言繇是奪服復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芻粟直以售度支即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承璀多出寶帶奇玩夸之

從史資沓猥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謀敕承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捽持出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忠果部勒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慰其軍疏從史罪惡貶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從嶺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槩自尚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崇文異其才檄任軍職從擊劉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闢於羊灌擢拜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中以左威衛將軍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璀已執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矣公等宜自安即脫鎧揖而前衆遂定欲留爲帥霞寓趨間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

使討吳元濟也析山南東道爲兩鎭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隋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官召爲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溉鹵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寶曆中疽發首不能事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卒于道贈太保霞寓位既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祠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詬侮僚屬作慢語斥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列傳第六十六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第六十七　唐書一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李麟裔出懿祖於屬最疏父濬歷閬虢潞三州刺史以誠信號良吏開元中終劍南節度按察使贈戶部尚書謚曰誠麟好學善文辭以父廕補京兆府戶曹參軍舉宗室異能轉殿中侍御史累擢兵部侍郎與楊國忠同列國忠怙權疾之改權禮部貢舉國忠遷麟復本官改國子祭酒出爲河東太守有清政安祿山反朝廷以麟儒者非禦侮才還爲祭酒封渭源縣男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再遷憲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韋見素房琯崔渙崔圓踵赴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子留總百司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封褒國公張皇后挾李輔國寖撓政苗晉卿崔圓等畏其權皆附離取安獨麟守正不阿順輔國忌恚乾元初罷爲太子少傅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傅謚曰德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温玉在武后時爲顯官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母謹甚性沈靖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好立名有所論著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拜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故事舍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跡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冒天下士議益歸綰帝亦知之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脩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綰固讓帝不許時諸州悉帶團練使綰奏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古司武所以副軍即今副使司兵參軍今

團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下團練守捉使詔可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復言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威柄外移漸不可久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其故闕使司無署攝聽上佐代領帝善其謀於是高選州上佐定上中下州差置兵員詔郎官御史分道巡覆又定府州官月稟使優狹相均始天下兵興從權宜官品同而祿例差及四方粗定元載王縉當國倫以爲利因不改故江淮大州至月千緡而山劒貧險雖上州刺史止數十緡及此始復太平舊制綰素痼疾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毋對延英殿許挾扶于時羣補穿敝唯綰是恃未幾薨帝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邪即日詔贈司徒遣使者册授欲及其未斂也詔百官如第弔遣使會弔賻絹千匹布三百匹太常謚曰文貞比部郎中蘇端憸人也持異議宰相常衮陰助之帝以其言醜險不實貶端

巴州員外司馬猶賜謚曰文簡綰儉約未嘗問生事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淸談終日而不及榮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經誥微趣學家疑晦者一見即詣其極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它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字貽孫太子賓客孝公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閭家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自起居舍人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再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衮衮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

乃失其性邪猫職不脩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誡邊候勤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我太宗文皇帝崩遺詔亦三十六日羣臣不忍既葬而除略盡四月高宗如漢故事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是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羣臣三日也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史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意象殊厲袞方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指之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

第非大詔命不待徧曉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敕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是日羣臣苴經立月華門外即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丐塡委故官賞繆紊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刻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絶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焉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

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荅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重貺帝曰善正己慙服時議者韙其謨謂可復貞觀開元之治是歲被疾詔肩輿至中書臥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薨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遣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錮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嗣

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即喪次終服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鄭覃同時爲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得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轝譽望蔚然元和中爲給事中時皇甫鎛判度支建言減百官奉稟植封還詔書鎛又請天下所納鹽酒利增估者以新準舊一切追償植奏言用兵久百姓凋罄往雖

估踰其實今不可復收於是議者咸罪鎛鎛懼而止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屬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爲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其宜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踐憂患既即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蚤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爲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佗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舃集上書囊爲殿帷信乎何太儉邪植曰良史非兒言漢承秦後縱之餘海内凋敝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爲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

事人不聊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爲難耳時朝廷悉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將構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中植與杜元頴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羇旅窶躓願得官自効日訴于前皆抑不與及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矣天下尤之植內慚罷爲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還拜戶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倰字德長祐甫從子也性介絜矜己之清視贓負者若讎以蘇州刺史奏課第一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恤也倰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田弘正徙鎮州以魏兵二千行既至留自衛請度支給歲糧穆宗下其議倰固執不與弘正不得已遣魏卒俄而鎮兵亂弘正遇害倰之爲

也時天子失德倖黨與盛有司不敢名其罪出為鳳翔節度使踰年徙河南尹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曰肅

贊曰植輔政當有為之時無經國才復危防淺機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檻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為天下笑倖吝財資賊又皆幸不誅天以河北亂唐故君臣不肖勃繆其謀惜哉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少游趣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遷團練副使俄為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入為尚

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衒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賊之攘既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它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伯彊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

子毀門構徼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己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闥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今公柰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衰其威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奏志貞興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閒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橈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瑊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

壞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弟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謇辯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情儉不營産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閑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宜城眞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渾母兄識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創端往往詣極雖趣尚非博然當時作者伏其簡拔渾亦善屬文但沈思不逮於識云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親歿廬墓終喪中進士第又擢才識兼茂科授集賢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宰相裴垍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禮部尚書李絳請間言古帝王以納諫爲聖拒諫爲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

帝曰韋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
靖密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開州刺史以戶部郎
中入知制誥穆宗立爲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沖怠不向學即
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爲六經法言二
十篇上之冀助省覽帝稱善並賜金幣再遷中書舍人張平叔以
言利得幸於帝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羣
臣議處厚發十難詰其迂謬平叔愧縮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
構李紳逐爲端州司馬其黨劉栖楚等欲致紳必死建言當徙醜
地處厚上言逢吉黨與以紳之斥猶有餘辜人情危駭詩云萋兮
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古人
疾讒之深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按紳先朝舊
臣就令有過尚當祓瑕洗釁成無改之美況被讒乎建中時山東
之亂興宰相朋黨楊炎爲元載復讎盧杞爲劉晏償怨兵連禍結
天下騷然此陛下親所聞見得不深念哉紳繇是免逢吉怒至賣

曆三月赦書不言左降官未量移者以沮紳內徙處厚復奏逢吉緣紳一人而使近歲流斥皆不蒙澤非所以廣恩於天下帝悟追改其條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暗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畋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今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賜錦綵以慰其意王廷湊之亂帝歎宰相不才而使姦臣跋扈處厚曰陛下有一裴度不能用乃當饋而歎恨無蕭曹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昌言曰春秋大義滅親內惡必書以明逆順正名討罪何所避諱哉遂奉教班諭是夕號令及它儀矩不暇責有司一出處厚無違舊章者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靈昌郡公堂史湯銶數招權納財賂處厚笑曰此半滑渙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初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

之朝元和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淆并授
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流品澄別
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搖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
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輒變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
信得於橫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輔四朝竇易直
長厚忠實經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言
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首帝矍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
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帝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
子遠小人始可爲治諄複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
自是無復橫議者時李同捷叛詔諸軍進討魏博史憲誠懷向背
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
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須所爲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
卒有功李載義數破滄鎮兵皆剠剔以獻處厚戒之前後完活數
百千人大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桉前帝命中人翼扶之輿還

第一昔薨年五十六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循易至
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吏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推
擇官材往往棄瑕録善時亦譏其太廣性嗜學家書餘正至萬卷
爲拾遺時譔德宗實録後又與路隋共次憲宗實録詔分日入直
創具凡例未及成而終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
聞建中末爲長安尉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狩梁州排亂
軍以出冊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説渾瑊召置幕府東討李懷光
奏署副元帥判官從瑊會盟平涼爲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
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
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
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爲
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
脩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惻

贈絳州刺史官爲治喪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脩撰以鯁亮稱穆宗立與韋處厚竝擢侍講學士再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貺邪進承旨學士遷兵部侍郎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爲切直宦竪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刋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上言改脩非是夫史冊者褒勸所在匹夫美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爲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刋定有詔擿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久之辭疾不聽冊拜太子太師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爲鄭注所忌乃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鎭海節度使道病

卒年六十贈太保謚曰貞

贊曰綰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謂賢矣其論議渾大雖古王佐無以加祐甫發正己隱情渾策吐蕃必叛伐謀知幾君子哉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邪隋輔政十年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哉

李楊崔柳韋路列傳六十七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郗辛列傳第六十八　唐書一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荒踣監軍諸將不卹軍務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炅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一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頷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

言王且敗不足憂帝奇之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詔與江東韋陟淮西來瑱率師會安陸方濟師而王敗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為蜀彭二州刺史始上皇東還分劍南為兩節度百姓弊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疏曰劍南雖名東西川其實一道自邛關黎雅以抵南蠻由茂而西經羌中平戎等城界吐蕃瀕邊諸城皆仰給劍南異時以全蜀之饒而山南佐之猶不能舉今裂梓遂等八州專為一節度歲月之計西川不得參也嘉陵比困夷獠日雖小定而痍痏未平耕紡亡業衣食貿易皆資成都是不可得役亦明矣可稅賦者獨成都彭蜀漢四州而已以四州耗殘當十州之役其弊可見而言利者枘鑿萬端窮朝抵夕千梭百櫝皆取之民官吏懼譴責及鄰保威以罰抶而逋逃益滋又關中比饑士人流入蜀者道路相係地入有訖而科斂無涯為蜀計者不亦難哉又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為戎狄言不足

利戎狄爲國家言不足廣土宇奈何以彈丸地而困全蜀太平之
人哉若謂已戎之城不可廢已屯之兵不可收願罷東川以一劍
南併力從事不爾非陛下洗盪關東清逆亂之急也蜀人又擾則
貽朝廷憂帝不納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
兵不戢遂大略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
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旣無功遂亡松維二州
及雲山城召還爲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
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忠適尚節義語王霸衮衮不厭遭時多難
以功名自許而言浮其術不爲搢紳所推然政寬簡所涖人便之
年五十始爲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詒
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
檄將校絶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曾祖仁基字惟固從太宗征遼東
以功賜宜君田二十頃遼口并馬牝牡各五十拜寧塞令襲常山

公祖亨字利貞美姿儀嘗曰我承王公餘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霍王元軌聞其名辟參軍事父延祖三歲而孤仁基敎其母曰此兒且祀我因名而字之逮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婭彊勸之再調春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飽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為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安祿山反召結戒曰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樹名節無近羞辱云卒年七十六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果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陛拘忌諱恐言不悉情乃上時議三篇其一曰議者問往年逆賊東窮海南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醜徒狼扈在四方者幾百萬當時之禍可謂劇而人心危矣天子獨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鉏彊寇師及渭西曾不踰時

摧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州縣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尚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係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賢人君子遁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檢禁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思仕何哉將天子能以危爲安而忽以未安忘危邪對曰此非難言之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爲羯逆傷浮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側身勤勞不憚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弗諱改此以弱制彊以危取安之繇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獻太常備樂和聲以薦國機軍務參籌乃敢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廄芻良馬宮籍美女輿服禮物休符瑞諜日月充備朝廷歌頌盛德大業聽而不猒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諧臣顒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於庶官皆權賞逾望此所以不能以彊制弱以未安忘危若陛下視今日之安能如靈武時何寇盜彊弱可言哉其二曰議者曰

吾聞士人共自謀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則家國兩全不勝則兩亡故生死決于戰是非極於諫今吾名位重財貨足爵賞厚勤勞已極外無仇讎害我內無窮賊迫我何苦當鋒刃以近死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吾州里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婦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人誰哀之又聞曰天下殘破蒼生危窘受賦與役者皆寡弱貧獨流亡死徙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安我等豈無猒飫自戲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人且如此柰何對曰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罔惑生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而太信之中至姦尤惡之如此遂使朝廷亡公直天下失忠信蒼生冤結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等議於野又何所及其三曰議者曰陛下思安蒼生滅姦逆圖太平勞心焦精於今四年說者異之何哉對曰如天子所思說者所異非不知之凡有詔令丁寧事皆不行空言一再頗類諧戲今有仁卹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

天子不知其然以爲言雖不行猶足以勸彼沮勸在乎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天子能行已言之令必將來之法雖倍弊制拘忌煩令一切蠲蕩任天下賢士屛斥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謹行不惑此帝王常道何爲不及帝悅曰卿能破朕憂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降劇賊五千瘗戰死露胔於泌南名曰哀丘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言賊鋭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因命發宛葉軍挫賊南鋒結屯泌陽守險全十五城以討賊功遷監察御史裏行荊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瑱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瑱誅結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

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彼誚以聱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慚帶乎笭箵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聱叟不羞聱齖於鄰里吾又安能慚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邪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今百姓十不一在老毛孺騷離未有所安嶺南諸州寇盜不盡得守捉候望四

十餘屯一有不靖湖南且亂請免百姓所負租稅及租庸使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帝許之明年租庸使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時增減詔可結爲民營舍給田免徭役流亡歸者萬餘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會母喪人皆詣節度府請留加左金吾衛將軍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贈禮部侍郎

李承趙州高邑人幼孤其兄曄養之旣長以佛閒擢明經遷累大理評事爲河南採訪使判官尹子奇陷汴州拘承送洛陽覘得賊謀皆密啓諸朝兩京平例貶臨川尉不三月除德清令尋擢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淮南西道黜陟使奏置常豐堰於楚州以禦海潮溉屯田瘠鹵收常十倍它歲德宗將討梁崇義李希烈揣知之乃表崇義過惡請先誅討帝悅數對左右稱其忠會承使回言希烈能立功然恐後不可制帝初謂不然及崇義平希烈果叛始思其言擢拜河中尹晉絳觀察使承廉正有雅望以才顯於時

未幾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希烈猶據襄州帝慮不受命欲以禁兵衛送承承辭請以單騎入既至希烈舍承外館迫脅日萬端承晏然誓以死守希烈不能屈遂大掠去襄漢蕩然承輯綏撫安之居一年闔境完復初希烈雖去留部校守覘往來踵舍承因得使所厚臧叔雅結希烈腹心周曾王玢姚憺及曾等謀殺希烈以承首謀也密詔褒美尋檢校工部尚書湖南觀察使建中四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爲朔方節度使倫以蔭調藍田尉幹力勤濟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國忠多發州縣齊人令鼓鑄督非所習雖箠抶苛嚴愈無功倫請準直募匠代無聊之人繇是役用減鼓鑄多矣玄宗晚節盛營宮室吏介以爲欺倫閱實工員省費倍從帝入蜀以監察御史爲劍南節度行軍司馬置頓判官時中人衛卒多侵暴尤難給倫以清儉自將西人賴濟中官疾之以讒貶衡州司戶參軍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

刺史荆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自稱東楚義王刺史王政棄城遁賊南襲江陵絶漢沔餉道倫調兵屯鄧州厚撫降賊寇益怠乃擊禽楚元以獻收租庸二百萬緡召爲衛尉卿俄兼寧隴二州刺史乾元中襄州亂詔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方恣橫倫不肯謁憾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歲入邊倫兵寡數格虜敗貶巴州長史徙務川尉代宗立連拜忠台饒三州刺史宦者呂太一反嶺南詔拜倫韶州刺史韶連郴都團練使爲太一反間貶信州司馬斥棄十年客豫章德宗嗣位選使絶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悅乃入獻還進太常卿兼御史大夫再使如言倫處朝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從狩奉天及杞敗關播罷爲刑部尚書倫在朝堂涕泗曰宰相無狀使天下至此不失爲尚書後何勸聞者憚其公帝後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言懇至到帝納之進太子少師鄖國公致仕時李楚琳以僕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少府監

倫言楚琳逆節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又請爲義倉以捍無年擇
賢者任帝左右謂吐蕃豺虎野心不可事信約宜謹備邊帝善其
言厚禮之居家以孝慈稱卒年八十三贈揚州都督謚曰肅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䕃爲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
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人請立石紀德珏固讓遷楚州
刺史初州有營田宰相遙領使而刺史得專達俸及它給百餘萬
田官數百歲以優得遷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
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絜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
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焉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
稱其肅書參聞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劉玄佐表兼汴宋行軍
司馬李希烈棄汴州走即拜珏刺史遷河南尹入爲司農卿是時
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得失取尤通達者
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愛人之
本爲心也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爲京兆尹司農供三宮畜茹

三十車不足請市京兆是時韋彤爲萬年令珏使彤禁鬻賣民苦之德宗怒奪珏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對珏剛嚴曉法治勤身以勸下然苛察無經術大體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爲嶺南觀察使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于存慶字嗣德貌偉岸及進士第歷御史尚書郎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可以宣朕意對延英一刻遣之至鎮州疽發于背卒贈吏部侍郎

崔漢衡博州博平人沈懿博厚善與人交始爲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表掌書記大曆六年以檢校禮部員外郎爲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建中二年吐蕃請盟擢殿中少監爲和蕃使與其使區頰贊俱來約盟改鴻臚卿持節送區頰贊歸遂定盟清水德宗幸奉天吐蕃以兵佐渾瑊敗賊武功轉秘書監俄拜上都留守兵部尚書東都淄青魏博賑給宣慰使又使幽州還命稱指貞元三

年豫吐蕃盟平涼被執虜將殺之因夷言謂之曰我善結贊無殺
我而漢衡誠信素著虜亦尊重故至河州得還明年出爲晉慈
隰觀察使卒贈尚書左僕射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爲門人冠劉晏管鹽鐵
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
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捨之嗣曹王皐領湖南江西表在幕府
皐討李希烈留叔倫領府事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爲作均
水法俗便利之耕餉歲廣獄無繫囚俄即眞朞年詔書褒美封譙
縣男加金紫服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
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天下州縣有上中下緊
望雄輔者有司銓擬皆便所私此非爲官擇人爲人求治之術其
尤切者縣令錄事參軍事此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限遠
近高卑一以殿最升降則人知勸映等重其言遷容管經略使綏
徠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多方略故所至稱最德宗嘗賦

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王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授翊衛尉羽林軍宿衞擢才兼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加兼祕書少監遷朗州刺史大曆中擢容管經略使初安禄山亂詔領南兵隷南陽魯炅炅敗績衆奔潰谿洞夷獠相挻爲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別帥覃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吏誘嘯因陷城邑遂據容州前經略使陳仁琇元結長孫全緒等皆僑治藤梧翃至言於衆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客治它所必得容乃止即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於是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因至廣州請節度使李勉出兵併力勉不許曰容陷賊久獠方彊今速攻秪自敗耳翃曰大夫即不出師願下書州縣陽言以兵爲助冀藉此聲成萬一功勉許諾翃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引兵三千與賊鏖戰日數遇勉檄止之輒匿不發戰愈力卒破賊禽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翃凡百

餘戰禽首領七十覃問遁去復遣將李寔等分討西原平欎林等諸州累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會哥舒晃反翃命寔悉師援廣州問因合衆乘間來襲翃設伏擊之生禽問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祿大夫賜第京師時吐蕃入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翃爲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淩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之陰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歷汾州刺史爲振武軍使綏銀等州留後入拜京兆尹會起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滻水京兆主供擬饔敗肉腐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翃挺身走奉天拜太子詹事德宗還都再遷大理卿出爲福建觀察使徙東都留守旣至開田二十餘屯脩器械皆良金壽輩練士卒號令精明俄而吴少誠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十八年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肅翃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爲訾子正雅字光謙行謹飭爲崔邠所器元和初擢進士還累監察御史穆宗時京邑

多盜賊正雅以萬年令威震豪彊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擢累汝州刺史屬監軍怙權乃謝病去入為大理卿會爭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大和中卒贈左散騎常侍翊兄翃性謙柔歷山南東道節度使代宗目為純臣世稱謹廉卒贈戶部尚書謚曰忠惠翃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寖知名擢累禮部侍郎不阿權近出為商州刺史驛道所出吏破產不能給而州有冶賦羨銀常摧直以優吏奉凝不取則以市馬故無橫擾人皆尉悅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為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秘書監分司東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琢助池守賊益兵來攻實欲襲南陵凝遣樊儔以舟師扼青陽儔違令輕與賊戰不勝凝斬以徇諸將聞皆股慄以死綴賊賊不能進時江南環境為盜區凝以彊弩據采石張疑幟遣別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大宴

謂滑曰賊席勝而驕可持重待之愼毋戰滑意銳曰趨四舍至南陵未食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城沮撓無去意卒又恣横不能禁疑讓曰吏捕蝗者不勝而仰食於民則率暴以濟災也今兵不能捍敵又恣之犯民生業何以稱朝廷待將軍意監軍詞屈趣親吏入民舍奪馬凝乗門望見麾左右捕取殺之由是不敢留然益儲畜繕完以備賊賊至不能加會大星直寢庭墜術家言宜上疾不視事以猒勝凝曰東南國用所出而宣爲大府吾規脫禍可矣顧一方何賴哉誓與城相存亡勿復言既而賊去未幾卒年五十八贈吏部尚書謚曰貞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洪州長史嗣曹王皐討李希烈檄申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皐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閒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計所庸受粟有差乃徙治故州未幾邑閈如初創驛候作

大市器用皆具州民詣觀察使以其有功於人請爲生祠申固讓觀
察使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始來部戶止七千比六年倍而半之曾初
置景州授刺史賜錢五十萬加節度副使遷邕管經略使黃洞納質
供賦不敢桀驁踰年進嶺南節度使前使死吏盜印署府職百餘員畏
事泄謀作亂申覺殺之詿誤一不問遠俗以攻刦相矜申禁切無復
犯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
饒盈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繇爨蠻抵蜀擣闢不備詔
可加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謚曰平
郗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萃制策皆高
第張九齡李邕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
相元載所忌時魚朝恩以牙將李琮署兩街功德使琮恃勢桀横
衆辱京兆尹崔昭于禁中純曰此國恥也即詣載請速處其罪載
不納遂辭疾還東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
召爲太子左庶子集賢殿學士不拜以老乞身改詹事聽致仕帝

召見褒歎良久賜金紫公卿以下咸祖都門世高其節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記漢書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眞卿柳芳與相論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佐李抱眞潞州幕府以才歷王虔休李元皆留不徙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略觀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岨山剽劫士美討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天子多所咨逮出爲鄂岳觀察使時安黃節度使伊愼入朝其子宥主後務偃蹇毋死京師不發喪欲固其權士美知之使府屬過其境宥出迎因以毋訃告之即爲辦裝宥惶遽上道改河南尹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節度使昭義自李抱眞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出稟錢市物自給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士美曰卒衞於牙固職也安得廣費爲私恩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即斬以徇下令曰敢後者斬親鼓之大破賊下三營環柏鄉

時諸鎭兵合十餘萬繞賊多玩寇犯法獨士美兵銳整最先有功憲宗喜曰固知士美能辦吾事承宗大震懼亡幾會詔班師然威震兩河以疾召拜工部尚書後檢校刑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景生平與人交巳然諾以是名重於世

辛祕系出隴西貞元中擢明經第授華原主簿以判入等調長安尉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爲太常卿奏爲博士再遷兵部員外郎常兼博士再辟禮儀使府憲宗初拜湖州刺史李錡反遣大將先取支州蘇常杭睦四刺史或戰敗或拘脅獨祕以儒者賊易之未及至祕召牙將丘知二夜開城收壯士得數百逆賊大戰斬其將進焚營保錡平賜金紫命謂祕材任將帥會河東范希朝出討王承宗召祕爲希朝司馬主留務累遷汝常州刺史河南尹進拜昭義軍節度使是時承討恒趙之後潞人彫耗祕至則約出入嗇用度比四年儲錢十七萬緡糧七十萬斛器械堅良隱然復爲完鎭

召還道病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肅後更謚懿祕爲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其奉禄悉與裏表親屬病自銘其墓作書一通緘之卒後發視則送終制也儉而不違於禮云

高元李韋薛崔戴王徐郗辛列傳第六十八

來田侯崔嚴列傳第六十九　　唐書一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來瑱邠州永壽人父曜奮行閒開元末持節磧西副大使四鎮節度使著名西邊終右領軍大將軍瑱略知書尚名節崖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廷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拾遺張鎬薦瑱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垍薦之興埏次拜汝南太守未行改潁川賊攻潁川方積粟多瑱完埤自如手射賊皆應弦仆賊使降將畢思琛招之父故將也拜城下泣且弔瑱不應前後俘殺甚衆賊懼目為來嚼鐵以功就加防禦使河南淮南游弈逐要招討使徙山南東道節度使代魯炅炅會嗣虢王巨表炅方固守乃還瑱故官賊圍南陽急瑱與魏仲犀合兵救之不勝人情恟懼瑱能撫訓士卒動安重賊不得侵改淮南西道

節度兩京平封潁國公食二百戶乾元二年徙河西未行王師敗
於相州詔拜陜虢節度兼潼關防禦團練鎮守使明年襄州部將
張維瑾等殺其使史翽徙瑱山南東道襄鄧均房金商隋郢復十
州節度使既至維瑾降上元二年春破史思明餘黨於魯山俘賊渠
又戰汝州獲馬牛槖駝凡兩戰斬首萬級明年詔瑱還瑱安襄漢
士亦宜其政因諷衆留己而外示行至鄧復詔歸鎮肅宗聞其謀
惡之呂諲王仲昇等皆言瑱得士心不可以留乃改山南東道襄鄧
唐復隋郢六州節度俄而仲昇與賊戰申州爲賊禽初仲昇被圍
而江陵呂諲病瑱顧望不即救及師出仲昇已没行軍司馬裴茙
表其狀且言瑱善謀而勇恐後難制即除之可一戰禽也帝頗謂
然遂改瑱淮西申安蘄黃光沔兼河南陳豫許鄭汴曹宋潁泗十
五州節度以寵之陰奪其權加茙襄鄧等七州防禦使代瑱瑱懼
釋言淮西無糧須麥收可上道又諷衆固留代宗立復授襄州節
度奉義軍渭北兵馬使密詔茙圖之茙自均州率衆浮漢下會日

入候者白瑱瑱與帳下謀其副薛南陽曰公奉詔留鎭而茙以兵脅代是無名也茙智勇非公敵而衆心不附彼若乘我不虞縱火夜攻誠可憂也若須明則破之必矣明日茙督軍五千陣穀水北瑱以兵迎之呼其軍告曰爾何事來曰公不受命故中丞伐罪瑱曰詔還瑱此州乃以詔書示之皆曰僞也吾千里討賊豈空歸邪爭射之瑱走旗下薛南陽曰請公勒兵勿戰乃以三百騎爲奇兵旁萬山出其背夾擊之其衆幾盡茙脫身走至申口禽之送京師瑱因入朝謝罪帝待之無疑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山陵使是時程元振居中用事疾瑱乃告與巫祝言不順會王仲昇歸又言由瑱與賊合故陷賊帝積怒遂下詔削除官爵貶播川尉員外置及鄠賜死籍其家瑱之死門下客散去掩尸于坎校書郎殷亮獨後至哭尸側爲備棺衾以葬帝徐悟元振誣以它罪流溱州先是瑱行軍司馬龎充以兵二千戍河南至汝聞瑱死乃還襲襄州別將李昭禦之走房陵昭與薛南陽梁崇義不相臣崇

義殺昭帝以崇義為節度使代瑱既而為瑱立祠四時致饗避瑱聽事不處哀祈禮葬詔可廣德元年追復官爵裴茙者始以蔭為京兆司録參軍瑱鎮陝州引為判官移襄州又為行軍司馬遇之厚及瑱私謁上茙欲得其處故背瑱言狀帝倚以圖瑱而性輕褊少謀師興給用無節及敗有詔流費州至藍田賜死

田神功冀州南宮人天寶末為縣史會天下兵興賊署為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降于史思明思明使與南德信劉從諫南略江淮神功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乃并將其兵詔拜鴻臚卿襲郜釭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貲産發屋剔窌殺商胡波斯數千人俄而禽展送京師遷淄青節度使會侯希逸入青州更徙兗鄆時賊圍宋州急李光弼奏神功往救賊解去又破法子營復攻郜釭降之朝義聞乃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曆二年

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詔宰相百官送至省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還軍神功事母孝始嘗侶驕自如見光弼待官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旣寢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八年自力入朝卒代宗爲徹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州留事賻絹千匹布五百端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飯千桑門追福至德後節度使不兼宰相者惟神功恩禮最篤神玉終汴宋節度留後

侯希逸營州人長七尺豐下銳上天寶末爲州裨將守保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敭傳命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將徐歸道爲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護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詔拜玄志平盧節度使玄志卒副將李正已殺其子共推希逸有詔就拜節度使兼御史大夫與賊确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爲奚侵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使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

狀後稍恣肆好畋獵侫佛興廣祠廬人苦之夜與巫家野次李正已因衆怨閉闔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大曆末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卒年六十二遺敕其子上還前後實封贈太保

崔寧本貝州安平人後徙衞州世儒家而獨喜縱橫事因落魄客劒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又從李宓討雲南無功還成都行軍司馬崔論悅之薦爲牙將歷事崔圓裴冕冕被謗朝廷疑之遣使者問狀寧部兵務耳白其冤使者以聞寧亦還京師留爲折衝郎將寶應初蜀亂山賊乗險道不通嚴武白寧爲利州刺史既至賊遁去由是知名及武爲劒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蜀使寧自爲計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然獻誠嗜利若厚賂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然之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獻誠果喜令自移疾去武遂奏爲漢州刺史吐蕃引雜羌寇西山破柘靜等州有詔收復於是武遣寧將而西既薄賊城城皆累石

不得攻惟東南不合者文許諜知之乃為地道再宿而拔拓地數百里虜衆讙相謂曰寧神兵也及還武大悅裝七寶轝迎入成都以夸于軍永泰元年武卒行軍司馬杜濟別將郭英幹郭嘉琳皆請英幹之兄英乂為節度使寧與其軍亦丐大將王崇俊奏俱至而朝廷既用英乂矣英乂恨之始署事即誣殺崇俊又遣使召寧寧恐託拒吐蕃不敢還英乂怒因出兵聲言助寧實欲襲取之即徙寧家於成都而淫其妾媵寧懼益負阻英乂乃自將討之會天大雪馬多凍死士心離遂敗歸寧聞英乂損裁將卒稟賜下皆恨怒又毀玄宗冶金像乃令軍中曰英乂反輒居先帝舊宮乃進薄成都英乂陣城西使柏茂琳為前軍英幹為左軍嘉琳為後軍與寧戰茂琳等敗軍多降寧寧即署降將使率兵還攻英乂不勝走靈池為韓澄所殺於是劍南大擾楊子琳起瀘州與邛州柏貞節連和討寧明年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為山西劍南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往平其亂鴻漸出駱谷或進計曰公不如駐閬

中數騰書陳英乂罪嘉寧方略因以寧所署刺史即授之使不疑
而後與東川張獻誠及諸帥合兵擾寧不一年寧勢且窮必束身
歸命鴻漸疑未決會寧遣使至獻繒錦數萬辭甲約甚鴻漸貪
其利遂入成都政事一委寧日與僚屬杜亞楊炎縱酒高會乃表
貞節爲邛州刺史子琳爲瀘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數薦寧於朝先
是寧與張獻誠戰奪其旌節不肯與故朝廷因授寧成都尹西
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鴻漸既還朝遂爲節度使大曆三
年來朝寧本名旰至是賜名楊子琳襲取成都帝乃還寧於蜀
未幾子琳敗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斂使
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深結元載父子故寬驟擢御史中丞
寬兄審至給事中寧在蜀久兵寖彊而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
爲汙逼朝廷隱忍不能詰累加尚書左僕射十四年入朝進檢校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山陵使俄以平章事爲御史大夫
即建白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因奏李衡于結等任御

史宰相楊炎怒寢不行炎方詆劉晏寧申救於帝又素事元載而炎亦出載門故銜之未忍發是歲十月南蠻與吐蕃合兵入文川方維邛郲覆没州縣民逃匿山谷中寧方在朝軍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業與有嫌恐已入蜀不可制即說帝曰蜀天下之奧壤自寧擅制朝廷失外府十四年矣今寧雖來以全師守蜀賦稅入天子者與無地同寧本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故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其有功誼不容奪則西蜀之奧敗固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惟陛下孰察帝曰卿策云何炎曰請無歸寧今朱泚所部范陽勁卒戍近甸趨與禁兵雜往舉無不克因是役得以親兵內其腹中則蜀將破膽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謂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遂罷寧西川節度改兼京畿觀察使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鄜坊丹延州都團練觀察等使託言重臣綏靜北陲而每道置留後使得自奏事杜希全靈州

王翃振武李建徽鄜州及戴休顔杜從政呂希倩皆炎署置使伺寧過失寧至夏州與希倩招党項降者甚衆炎惡之即奏希倩無綏邊才而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更拜寧尚書右僕射知省事司空如故朱泚亂帝出居奉天寧後數日至帝喜甚寧謂所親曰上聰明從善如轉規但爲盧杞所惑至此爾因潸然涕下杞聞之思有以構寧於帝會王翃赴難時與寧俱出延平門而西寧數下馬趨廁輒迂久翃懼賊追即呼曰既至此而欲顧望乎杞微聞即諷翃以聞會泚行反間而除柳渾爲宰相署寧中書令時朔方掌書記康湛爲盩厔尉翃逼湛詐作寧遺泚書獻之杞遂奏寧初無效順心向聞與賊盟署中書令今果後至復得所與賊書反狀明甚若兇渠外逼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罪當死帝命左右扶起之乃召寧至朝堂云使宣慰江淮俄而中人引寧幕後使二力士縊殺之年六十一初命陸贄草制贄索寧與泚書將坐其事杞復云書已亡寧死

籍其家中外寃之帝乃赦寧親屬而歸其貲云貞元十二年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請以所加禮部尚書雪寧罪有詔聽其家收葬始寧入朝留其弟寬守成都楊子琳乘閒起瀘州以精騎數千襲據其城寬戰力屈寧妻任素驍果即出家財十萬募勇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大懼會糧盡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詔隸劒南節度屯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下諸刺史震慄備餼牢以饗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驅至悉禽之遂入夔州殺别駕張忠城守以請阜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歸朝賜名猷寧季弟密密子繪俱以文辭稱繪四子蠡黯確顔皆擢進士第蠡字越卿開成中為戸部侍郎白罷忌日百官行香有詔褒可歷平盧天平軍節度使終尚書左丞子蕘字野夫乾符中為吏部侍郎美文辭談辯華給以銓管非所長出為陝虢觀察使是時王仙芝亂漢上河南羣盜興蕘簡倪不曉事但

以器韻自高委政廝豎不恤人疾苦或訴旱者指廷樹示之曰柯葉尚爾何旱爲即榜笞之上下離心俄爲軍吏所執髡其鬚鬢蕘再拜祈免乃得去渴甚求飲於民民飲以溺坐失守貶端州司馬終左散騎常侍黯字直卿開成初爲監察御史奏郊廟祭事不虔文宗語宰相曰宗廟之禮朕當親之但千乘萬騎國用不給故使有司侍祠然是日朕正衣冠坐以俟旦今聞主者不虔祭器敝惡豈朕事神蠲絜意邪公宜勑有司道朕斯意黯乃具條以聞擢員外郎累遷諫議大夫確顔位皆郎中

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也少爲浮屠法太守見之偉其材表爲玄武尉震在山南署牙將德宗之幸主饋餉有功然輕躁多姦謀以便佞自將累爲興州刺史震卒以礪權主留府事遺言薦之即拜本道節度使詔下諫議大夫給事中補闕拾遺合議皆以爲礪資淺士望輕不宜授節制帝不從礪在位貪沓苟得士民不勝其苦素惡鳳州刺史馬勛即誣奏貶賀州司戶參軍劉闢反以儲備

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監察御史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朝廷以其死故但追田宅奴婢還其主稅外所斂悉蠲除云

來田侯崔嚴列傳第六十九

元王黎楊嚴竇列傳第七十　唐書一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為元氏載少孤既長嗜學工屬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筴入高第補新平尉韋鎰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皆署判官寖以名聞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擢祠部員外郎洪州刺史入為度支郎中占奏敏給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

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
諧契故帝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乃
斥繇除名爲民魚朝恩驕横震天下與載不叶憚之雖帝亦銜恚
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愛將爲助朝恩已誅載得意
甚益矜肆時擬奏文武官功狀多謬舛載慮有司駮正乃請別敕
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檢勘欲示權出於己
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爲中都裒關輔河東十州稅奉京師選兵五
萬屯中都鎮禦四方杪秋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議入
即從前敕所由吏於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
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議者謂
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嘗在西州具知河
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
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不
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塹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藝而

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悉具而田神功沮短其議乃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久得君以爲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狠凡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技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謷然不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李少良上書詆其醜

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載由是非黨與不復接生平道義交皆謝絕帝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仗下帝御延英殿遣左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御史大夫李涵散騎常侍蕭昕兵部侍郎袁傪禮部侍郎常袞諫議大夫杜亞訊狀而責辨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賜載自盡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書郎季能並賜死發其祖父冢斲棺棄尸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披東都第助治禁苑王氏河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牟賊聚斂無涯藝輕浮者奔走爭蓄妓妾爲倡優褻戲親族環觀不愧也及死行路無嗟隱者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眞一少爲尼沒入掖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扶出帝爲太子也實思載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

吏許初楊畋紀愔等合貲以葬諡曰荒後改曰成縱載敗董秀卓英倩李待榮術者李季連悉論死其它與載厚善坐貶者若楊炎王昂宋晦韓洄王定包佶徐縯裴冀王紀韓會等凡數十百人英倩弟英璘家金州州人緣以授官者亦百餘豪制鄉曲聚無賴少年以伺變恃載權牧守莫敢問載誅英璘盜庫兵據險以叛詔發禁兵及山南西道兵二千討捕刺史孫道平禽殺之詔給復其州二年

李少良者以吏治由諸帥府遷累殿中侍御史罷遊京師不見調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俟之漏言於陸珽載召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珽論殺之珽善經子與頌及少良善又狎載子弟親黨故載兼得其謀初載盛時人皆疾猒之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謨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

見賜以衣館内客省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
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大抵類此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署
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譔指而刺云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俱以名聞舉
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員外郎禄山亂擢太原少
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
還有指俄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持節都統
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辭侍中加東都留守歲餘拜
河南副元帥損軍資錢四十萬緡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也
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雲京卒兼領河
東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
以縉儒者易之不如律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復
知政事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
狎侮雖載亦疾其夌靳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之縉折幹曰

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内道場引内沙門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廄馬度支具稟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與不知紀極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姦宿亂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貨貲縉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内寇未及擊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

禁內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為常羣臣承風旨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縱親戚尼姏招納財賄猥屑相稽若市賈然及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曰重刑再覆有國常典況大臣乎法有首從不容俱死於是以聞上憫其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黎幹戎州人善星緯術得待詔翰林擢累諫議大夫封壽春公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初唐家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頎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傅經誼抵鄭玄以折頎崇敬等曰頎等引禘者至日祭天於圜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為始祖

配昊天圜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雝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年大祭也八詰盧植以禘祭名禘諦也事取明諦故云九詰王肅言禘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圜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了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雝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歎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爲祭天侑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于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詛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

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詎可謂出大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爲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祫本末駮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説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爲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還破頎等所建頎等曰景皇帝爲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鯀顓頊昌意爲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爲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呑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爲農師舜封之邰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邰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爲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山死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既用玄說小德配寡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爲可爲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否旅有衆義出於爾雅又爲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爲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爲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合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性牲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

歲四祭瀆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瀆與怠皆失也臣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為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猷為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合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圜丘上與天匹曾謂圜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為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彊兵挾弱主制海內之命名雖為臣勢實為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氾掃蕩攘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為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頋崇敬革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宗不韙其言其後名儒大

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俄遷京兆尹頗以治稱京師苦樵薪乏幹度開漕渠興南山谷口尾入于苑以便運載帝爲御安福門觀之幹密具舳艫作倡優水嬉冀以媚帝久之渠不就俄改刑部侍郎魚朝恩敗坐交通出爲桂管觀察使大曆八年復召爲京兆尹時大旱幹造土龍自與巫覡對舞彌月不應又禱孔子廟帝笑曰丘之禱久矣使毀土龍帝減膳節用既而霔雨十三年涇水擁隔請開鄭白支渠復秦漢故道以溉民田廢碾磑八十餘所幹性貪暴既復用不暇念治專徇財色附會嬖近挾左道希主恩帝甚惑之德宗在東宮幹與宦者特進劉忠翼陰謀幾危宗嗣及即位又詭道希進密乘車謁忠翼事覺除名長流既行市人數百羣譟投礫從之俄賜死藍田驛忠翼本名清潭與左衛將軍董秀皆有寵於代宗當盛時爵賞在其口吻捂冒財賄貲產累皆巨萬至是積前罪并及誅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曾祖大寶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攻

之死于守贈全節侯祖哲以孝行稱父播舉進士退居求志玄宗召拜諫議大夫棄官歸養肅宗時即家拜散騎常侍號玄靖先生炎美須眉峻風寓文藻雄蔚然豪爽尚氣河西節度使呂崇賁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餘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為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側號慕不廢聲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終喪為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時知制誥袞長於除書而炎善德音自開元後言制詔者稱常楊云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吏部侍郎史館脩撰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己者引以自近初得禮部侍郎劉單會卒復取吏部侍郎薛邕邕坐事貶後得炎親重無比會載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所為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

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出納舉無干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内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贏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奉給其間根柢連結不可動及炎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重輕繫焉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陛下至德惟人是恤參計蠹弊莫與斯甚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如此然後可以議政惟陛下審察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度支具數先聞初定令有租賦庸調法自開元承平久不為版籍法度玩敝而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悉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為戶口使方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

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故法遂大敝至德後天下兵起
因以饑癘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國之用仰給於度支
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斂之司數四莫相
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四方貢獻悉
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贓盜者動萬萬計河
南山東荆襄劍南重兵處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
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鬻親
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蠶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官學
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
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地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
法以一其制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
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
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
秋夏兩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

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準而均收之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歲終以戶賦增失進退長吏而尚書度支總焉帝善之使諭中外議者沮詰以爲租庸令行數百年不可輕改帝不聽天下果利之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誡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炎興嶺表以單議悟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爲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多變祐甫之政減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又請開豐州陵陽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素德元載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邊郤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怒追秀實爲司農卿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人翼之詔書下涇軍恚曰吾軍爲國西屏十餘年始自邠土農桑地著之安徙此榛莽中手披足踐既立城壘則又投之塞外且安責此乎又懷光持法嚴舉軍畏之裨將劉文喜因人之怨乃上疏求秀實朱泚爲使詔

以泚代懷光文喜不奉詔閉城拒守質其子吐蕃以求援時方暘旱人情騷擕羣臣皆請赦文喜帝不聽詔減服御給軍且趣師涇州士當受春服者皆即賜命泚懷光率軍攻之壘環其州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爲荊南節度使誣晏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己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諸道裴冀使東都河陽魏博孫成使澤潞磁邢幽州盧東美使河南淄青李舟使山南湖南王定使淮西聲言宣慰而實自辯解言晏往嘗傅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后帝自惡之非它過也帝聞使中人復其言於正己還報信然於是帝意銜之未發也會盧杞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炎中書侍郎同秉政杞無術學貌幺陋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爲憾舊制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復之炎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主書過咎逐之炎曰主書吾局吏也吾當自治之柰何相侵邪始炎還朝道襄漢因勸

梁崇義入朝後又使李舟邀說之崇義益反側及其叛議者歸咎炎以為趣成之帝欲以淮西李希烈統諸軍致討炎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為子逐忠臣取其位此可以任乎居無尺寸功猶倔彊不奉法設使平賊陛下將何以制之帝不能平恚曰朕業許之不能食吾言遂用希烈又嘗訪羣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惠伯帝以炎論議踈闊遂罷為尚書左僕射既謝對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先是嚴郢為京兆尹不附炎炎諷御史張著劾之罷兼御史中丞源休與郢不善自流人擢休為京兆少尹令伺郢過休反與郢善炎怒會張光晟謀殺回紇酋帥乃使休使回紇郢坐度田不實下除大理卿至是炎罷其子弘業財賂狼藉故杞引郢為御史大夫按之并得它過惠伯為河南尹時嘗市炎第為官解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開元時蕭嵩嘗度曲江南

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年五十五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初炎矯飾志節頗得名既傅會元載抵罪俄而得政然忮害根中不能自止睚眦必讎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曰吾以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及貶還所服之詔復其官謚肅愍左丞孔戣駁之更曰平厲

庾準者常州人無學術以柔媚自進得幸於王縉驟至中書舍人時流蚩薄之再遷尚書右丞縉得罪出爲汝州刺史復入爲司農卿又善炎故炎使節度荆南晏已誣死引爲尚書左丞建中三年卒贈工部尚書

嚴郢字叔敖華州華陰人父正誨以才吏更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進士第補太常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郢取神主

秘于家至德初定洛陽有司得以奉迎還廟擢大理司直呂諲鎮江陵表爲判官方士申泰芝以術得幸肅宗遨游湖衡閒以妖幻詭衆姦贓鉅萬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帝不信召還泰芝下承鼎江陵獄郢具言泰芝左道帝遣中人與諲雜訊有狀帝不爲然御史中丞敬羽白貸泰芝郢方入朝亟辨之帝怒叱郢去郢復曰承鼎劾泰芝詭沓有實泰芝言承鼎驗左不存今緩有罪急無罪臣死不敢如詔帝卒殺承鼎流郢建州泰芝後坐妖妄不道誅代宗初追還承鼎官召郢爲監察御史連署帥府司馬郭子儀表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府判官遷行軍司馬子儀鎮邠州檄郢主留務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取渠首尸之乃定歲餘召至京師元載薦之帝時載得罪不見用御史大夫李栖筠亦薦郢帝曰是元載所厚可乎栖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取而留爲姦人用邪即日拜河南尹水陸運使大曆末進拜京兆尹嚴明持法令疾惡撫窮敢誅殺盜賊一衰減隷官匠丁數百千人號稱職尹宰相楊炎

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陂陽渠郢習朔邊病利即奏舊屯肥饒
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
田擾而無利請以內苑蒔稻驗之秦地膏腴田上上耕者皆畿人月
一代功甚易又人給錢月八千糧不在然有司常募不能足合府
縣共之計一農歲錢九萬六千米月七斛二斗大抵歲僦丁三百
錢二千八百八十萬米二千一百六十斛臣恐終歲穫不酬費況
二千里發人出塞而歲一代乎又自太原轉糧以哺私出資費倍
之是虛畿甸事空僑也郢又言五城舊屯地至廣請以鑿渠糧俾
諸城夏貸冬輸取渠工布帛給田者令據直轉穀則關輔免調發
而諸城關田炎不許渠卒不成乘之御史臺請天下斷獄一切待報
唯殺人許償死論徒者得悉徙邊郢言罪人徙邊即流也流有
三而一用之誠難且殺人外猶有十惡僞造用符印彊光火諸盜
令一徙之法太輕不足禁惡又罪抵徒科別差殊或毆傷夫婦離
非義絕養男別姓立嫡不如式私度關冒戶等不可悉而與十惡

同從即輕重不倫又按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覆讞今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牒按塡委章程紊撓且邊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陰諷御史張著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冤帝微知之削兼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會秋旱郢請蠲租稅炎令度支御史按覆以不實罷爲大理卿炎之罷盧杞引郢爲御史大夫共謀炎罪即逮捕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獄楚掠慘棘鍛成其罪卒逐炎崖州惠伯費州天下以郢挾宰相報仇爲不直然杞用郢敗炎内忌郢才因按蔡廷玉事殺御史鄭詹出郢爲費州刺史道逢柩殯問之或曰趙惠伯之殯郢内慙忽忽歲餘卒

竇參字時中刑部尚書誕四世孫學律令爲人矜嚴悻直果於斷以蔭累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

人皆義之遷奉先尉男子曹芬兄弟隸北軍醉暴其妹父救不止恚赴井死芬當兄弟重辟衆請俟免喪參曰父繇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榜殺之一縣畏伏進大理司直按江淮獄揚州節度使陳少游偃蹇不郊迎遣軍吏致問參厲辭譙讓少游慙往謁參參不顧即去發州刺史鄧珽盜贓八千緡宰相右珽欲免輸其財詔百官集尚書省議多希意爲助參獨持法卒輸入之遷監察御史湖南判官馬彝發部令贓千萬令之子因權幸誣奏彝參往按直其侵蟣彝後佐曹王皐以幹直聞者也入爲御史中丞舉劾無所回忌德宗數召見語天下事或決大議帝器之然多與宰相駁異數爲排卻卒無以傷參由是無所憚或率情制事矣時定百官班稟參甞爲大理司直故多其入使在丞上惡詹事李昇抑其班在諸府少尹下中外稍惡其專進兼戶部侍郎民家生豕二首四足有司欲以聞參曰此乃豕禍弃不奏陳少游死子請襲封參大署省門曰少游位將相以艱危易節上含垢不忍發其息容

得傳龔邪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曲告與虜通皆論死參悉治出之人始屬望俄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度支鹽鐵使毋延英對它相罷參必留以度支爲言實專政也然參無學術不能稽古立事惟樹親黨多所詗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畏實賂帝親近爲間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爲累不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彊子姓申雖跡屬無它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玄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舅嗣虢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逐申爲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郴州別駕宣武劉士寧餉參絹五千湖南觀察使李巽故與參隙以狀聞又中人爲之驗左帝大怒以爲外交戎臣欲殺參贄雖怨然亦以殺之太重乃貶驩州司馬逐其息景伯于泉州女尼于郴州沒

入貲産奴婢帝又欲殺申則之及蜀人柴贄因爭法有首從首原則從減柴與參雖善然初無邪僻數激憤有直言晚頗跡忌請貶柴遠官申則之除名流嶺南詔可時宦侍謗沮不已參竟賜死于邕州年六十而杖殺申免柴死諸宦黨並逐云

吳通玄者海州人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章父道瓘以道士詔授太子諸王經故通玄等皆得侍太子游太子待之甚善始通玄舉神童補秘書正字又擢文辭清麗科調同州司戶參軍德宗立弟兄踵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譔述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媢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冗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通玄怨

日結謀奪其內職會贄且權知兵部侍郎主貢舉乃命爲眞貞元十年通玄拜諫議大夫自以久次當得中書舍人大怨望贄與竇參交惡參從子申從甥嗣虢王則之方爲金吾將軍故申介之使結通玄兄弟共危贄而通玄以宗室女爲外婦帝知未及責則之飛謗云贄試進士受賄謝帝惡誣構大怒罷參宰相逐則之昭州司馬通玄泉州司馬又銜涅汙近屬事自詰之不敢荅賜死長城驛贄遂相矣通玄死通微白衣待罪於門帝宥之內懼禍不敢行喪服

贊曰元載楊炎各以才資奮適主暗庸故致位輔相若其翦閹尹城原州以謀西夏還左藏有司一租賦以檢制有亡誠有取焉然載本與輔國以利合險刻著諸心谿壑之欲發乎無厭炎牽連載勢興醜裔秉國維綱返爲載復讎釋言於君卒與妻子併誅暴先骨殞命于道蓋自取之也夫姦人多才未始不爲患故酆舒以俊死而鄧析以辯亡若兩人者所謂多才者邪緇言福業報應參得

君自私無可論者昜稱鼎折足其刑剭諒哉

元王黎楊嚴竇列傳第七十

唐書一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兼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勅撰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爲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游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爲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爲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爲詳理判官推源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日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判折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衆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

擢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
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棲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爲是
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家碾磑上游取磑利且
百所奪農用十七棲筠請皆徹毀歲得租二百萬民賴其入兠然
有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棲筠
爲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
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
傳示諸生爲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
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爲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
凶誘流殍爲盜積數萬依黟歙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
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
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棲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棲
筠至張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
杲懼悉衆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

宿儒河南褚沖吳何員等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為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為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眙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侯莫陳怤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怤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眞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瓌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為京兆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是怤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顯雜侍

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為墓誌贈吏部尚書謚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己短為天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懽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宂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獨請無置且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皐蓄財多故劉

闢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趨果閬以攻涪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彊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鬬志矣帝從之礪復請大臣爲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綿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劒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

詔謝賛並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
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
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衆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
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爲光琦
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
旨迎附羣意即爲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
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閒劾其
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
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句以絶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
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
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
究知閭里疾苦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
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
選任猥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叙進退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

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爲鎬游說者吉甫
曰鎬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鬬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
昔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爲先鋒可以絶後患
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犄角則賊不戰而
潰從之詔下鎬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鎬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
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
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
湜等對策指摘權彊用事者皆怨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
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
羣羊士諤呂溫薦羣爲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
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
第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
甫亦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淮南節度使帝爲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餔禁

方居三歲奏罷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爲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毎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員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龎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爲商販度爲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内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離者甚衆故財日寡而受祿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

吏寡易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袞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磑租入以寬貧民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非禮之舉人君所愼請裁置墓戶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宮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既不出閤諸女嫁不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愼擇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

司取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澭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絶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已既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還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

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
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
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
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
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千萬弘正曰吾未喜於移河陽軍也及
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唇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
帝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
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
別賜縑五百卹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
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謚曰敬憲
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謚曰忠懿始吉甫當國
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
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
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

李正辭晚相失又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愼奉法不忮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巳旰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旣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爲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子德脩亦有志操寶曆中爲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爲諫議大夫德脩不欲同朝出爲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鄘與母妻

陷焉因紿懷光以兄病卧洛且葬毋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鄘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鄘籍在軍不得爲毋雋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虚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鄘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爲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鄘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諭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旣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爲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爲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修謁鄘以爲不可詔爲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鄘以兵二萬分壁鄆境

貲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异馳騎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鄘素富彊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繁鄘倡之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論曰肅鄘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鄘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卒拭子暌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内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摘暌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暌上言因事告事旁訟他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

不坐豈臣所引詔書亦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回避旁緣爲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暎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暎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暎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暎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暎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爲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暎乃自言爲崇魯誣汙書十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賕仰藥死故暎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暎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謚曰文暎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沇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若栖筠鄘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鄘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